

韓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冊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

長沙王先慎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

人主壅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左右驚懷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今據增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未定孰是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久語作夕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謂之朝夕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長魚矯諫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兩見作諫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君臣之利異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舉外事以眩主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慎按張榜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

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顧廣圻曰說黃作瑣按黃瑣同字太宰嚭說大夫種太成牛教申不害○盧文弨曰

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午此牛字譌後同先慎曰成史作戊通志氏族畧四謂大

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

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卿古字通司馬喜告趙王○先慎曰呂倉規秦楚荆本書荆楚並用宋石

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先慎曰

門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

爰索同字也先慎按下文司馬喜與季辛惡因令人殺爰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勑費無忌

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勑費無忌

教郄宛而令尹誅○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十五年傳作極史記侯表楚世家子陳需

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先慎曰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

害則省其利者即指君○先慎曰乾道本尸字不誤尸主也其尸主之謂其君主之也下云國

言今從藏本今本改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

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

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

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

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文公髮繞災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廋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闔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田恒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之察既亂則舉事皆非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才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號亡○先慎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入字今據刪補佯遺書而莒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紹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雞猴而鄒桀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紹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徧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

蓐○先慎曰
說作席

廟攻

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另標廟攻二字

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

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先慎曰老子云魚不可脫於淵

賞罰者

先慎曰乾道本賞下提行盧文昭

云凌本連上是今據改

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

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懷左右刷則左與誤先慎曰久當作夕下同說見上

懷左右刷則左

右重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刷作尉誤下同說見上

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況於更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

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昭云本提行

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

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

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

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燕人

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

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慎曰

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百九十九引不重好字今據刪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

○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先慎按季好遠遊今不期而

返出家室意計之外也作至字是改從今本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季季至三百九十五引

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無令公子裸

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先慎曰御覽引公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

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

然為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一云屎○先慎曰乾道本牲作盧文昭云牲一作牲藏本

傳杜注五牲牛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本卷

羊豕犬雞也○公孫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

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不止三條殆經後人刪去之耳得百束布○先慎曰乾道本束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顧廣圻曰句絕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

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也上無曰字
古書多
此例
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當有一曰二字
魯三桓公偏○顧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偏四字不成句昭公攻季孫氏○顧
公偏當作偏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昭公攻季孫氏

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顧文昭曰張凌本皆無者字先慎
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

庚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就利○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
本移季字於與下誤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有下
有季字今據補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先慎曰孟孫見
撞公國也

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先慎曰逐當為遂之誤
之下當有齊字事見左傳

公孫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俞樾
曰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為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

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顧廣圻曰藏本
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改為功失之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

攻魏○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魏作衛誤公叔因內齊軍於鄭○先慎曰鄭即韓
也說見說林上

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

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昭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
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

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先慎曰
構講也

越王攻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

天反夫差亦天禍也

○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

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

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

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故後託之諧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

○先慎曰牛乃午之誤說見前

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

○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條子以韓

輔我於魏語意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正同此脫子字

○先慎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當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先慎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呂倉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紹云凌本別為條今據改

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

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

○顧廣圻曰藏本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

相當

○先慎曰乾道本軍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上文宋石石兩旗相望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

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

○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

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

我以魏侍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我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昭曰此即左定二年御飲於玉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

刑跪請曰○先慎曰跪與危通足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夷射叱曰去

○先慎曰乾道本叱曰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刑跪因捐水

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刑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

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

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云今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

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先慎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

因教之曰王○顧廣圻曰王字下至乃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先慎曰美女

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

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慎曰王言美女前○王先謙曰此當近王甚數掩口

王悖然怒曰○顧廣圻曰今本悖作勃誤剗之御因揄刀而剗美人○先慎曰御一曰魏

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十八引荆作楚，美人作美女。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

之甚於玉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

子所以養親。○先慎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

以己為妒也。因為新人曰。○先慎曰：為與謂古本通，趙本及御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

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

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盧文昭曰：己字疑衍，顧廣圻曰：戰國策云：妾知也。先慎曰：進幾常態無不字，則與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

玉臭。○先慎曰：張榜本惡聞玉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王怒曰：刺之。夫人先誠御者

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慎曰：御者因掄刀而刺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先慎曰：左傳通無及也。及鄭極杜邾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

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邾宛之家，無

極敬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

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盧文昭曰：殆當作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

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邾宛，遂殺之。

知云：座殆尚在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邾宛，遂殺之。

章卡下集屏

犀首與張壽為怨。○先慎曰為猶相也。上文李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曰入字衍文。

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需，田需也。大致與戰國楚策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新尚刺之為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王曰：○先慎曰：請公子甚賈

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廚廄。○顧廣圻曰：廄當依上文作廄。王以為賤公子

也，乃誅之。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

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

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作有，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

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槩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槩

之山，名掘藥也。實閔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

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慎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

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

相魏。○先慎曰：解和也。本書多用攝字。

韓昭侯之時秦種常貴○先慎曰各本少有○先慎曰各本少二字作甚○據藝文昭侯令人覆廩廩吏

果竊秦種而糴之甚多○先慎曰各本不重廩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者○顧廣圻曰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

之果燒也○王先謙曰果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

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

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求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

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先慎曰意林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先慎曰藝文類聚

曰女欲寡人之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先慎曰各本無

聚意援礫砥乃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先慎曰各本

字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矣

熟而髮不焦○先慎曰各本炙上有而字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先慎曰

下有財無雨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人所加得微即得無

也邶風式微傳云微無也晏子春秋襍篇云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莊子盜

距篇得微往見距耶皆其證也後人如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遂不可通公曰善乃召
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娥臣者乎今據刪疾娥古通公曰善乃召
其下而譙之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

少庶子進災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母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

知乎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

一死也桑炭災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災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災而目不

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慎曰御覽引無翳字要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

以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

之先慎曰患當作慈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先慎曰句絕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難三篇朝作宰史

記周本紀云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肇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

當有商臣為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先慎曰乾道本臣商臣聞之○先慎曰乾道本臣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

以字○先慎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

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為之諸侯乎○俞樾曰為字

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顧廣圻曰而攻

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廐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廐於朝○先慎曰即韓廐

走君而抱之○先慎曰策作韓廐走而抱哀公遂刺韓廐而兼哀侯○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廐作

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廐作

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

田恒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

奪之政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

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慎曰喻老篇令之諫紂而亂其心○盧文昭曰諫凌

訓者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為聞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

乃改正文作間注作聞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為聞凌本遽改作聞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

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

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陰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王先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桀且謂景公曰○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

下文作律犂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犂○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

鉏先慎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鉏意林作黎且○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

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

文以榮其意同先慎曰哀公後漢注引同明此韓非子○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

傳聞偶誤非字謄也後漢注上作定下作哀不足為據○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

諫○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有而不聽三字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犂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先慎曰

字作六字盧文昭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謄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一引家語作

好女子二八今家語作八十疑後人以史記之文改之八十人太多六人太少即非二八

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六字乃二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

去而之楚○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楚王謂干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蠡徐廣云一作蠡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蠡

楚王謂干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蠡徐廣云一作蠡索隱云戰國策一作蠡

形相近而誤吳蕭云宋蔡一卷中前作子
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不誤
吾欲以楚拔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大不事君少不事家以苛

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

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先慎曰賢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顧廣圻曰徐

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渾召昭卓渾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此亦作召召邵古通五年而能

亡越○先慎曰文選注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王先謙曰日今忘之

秦不亦太亟忘乎○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云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

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

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王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作王後人不解而臆改耳舍杜

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顧廣圻曰策

吳攻荆○先慎曰乾道本攻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

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慎曰乾道本連欲伐虞虢○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昭云一本作欲伐

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百七十八五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

韓非子集解

亂其政

○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今據御覽引改榮當作焚

叔向之讒襄弘也

○王渭曰因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慎曰說苑權謀篇記誅

襄宏事與本書略同為襄弘書

○先慎曰乾道本作為書曰襄弘拾補作為襄弘書盧文昭云為書曰襄弘誤今從凌本刪乙謂叔向曰

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

慎曰行

字當衍周以襄弘為賣周也乃誅襄弘而殺之

言篇云襄

宏分施

○盧文昭曰凌本無此三字王先謙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凌本妄刪先慎曰難

鄭桓公將欲襲鄆

○顧廣圻曰他書鄆又作檜會

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

○盧文

本無與字凌本作盡與其名姓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樾曰與當作舉周

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為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

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盡

舉姓名為悉記錄其姓名矣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

之外而埋之

○先慎曰乾道本理作理顧廣圻云理

當作理先慎曰張榜本作理今據改

也而盡殺其良臣

桓公襲鄆遂取之

釁之以難殺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

七○王先謙曰

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

○先慎曰荆道

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先慎曰荆道

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

○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

後當譌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

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

文昭云舊不重張凌本皆重今據補趙乃輒還

○王念孫

輒還當

輒還當